武昌紀事

陳子炯齋瑰瑋士也與余爲莫逆交又同典兵江右日贊戎機以澄清東南爲已任暇則領樽把話相與抗論時事輒慷慨歔欷唾壺幾碎咸豐丁巳狂寇肆虐余鄉以酣戰力竭死時年甫弱冠章人及士大夫莫不哀之余悲李郭之中殂而悼炯齋之有志未竟也因取其所遺武昌紀事及南遊諸稿而梓行之俾浩氣英光雄姿偉抱常留天壤刻既成余遊皖水入中州寓樊川居漢上風檣陣馬忽忽八易星霜甲子冬復携眷來章門低徊往事流覽斯編不禁人琴之感而舊板殘缺不可復印乃補刊而重訂之并撿得炯齋詩數首附於簡末雖吉光片羽亦足彪炳人寰夫炯齋往矣是書存而炯齋可以不朽其紀事之本旨與炯齋之爲人舊序論之最精

兹不復贅獨惜夫天之豐其才而必靳其壽爲不可觧也覽是編者其亦同此浩嘆也夫

同治四年歲次乙丑脩稧後三日檇李吳昌言穎函甫序於洪都之桐花吟館

粵寇之陷省城自武昌始先是廣西湖南省城被圍皆守至數月卒能待援師之集得全惟武昌守不及二旬論者謂常中丞撤沿江之防專事閉門登陴以致城外皆賊漢陽先陷以此爲責然觀陳君所記則其志在必死有足悲者自是順流而下若安慶若金陵皆無守志矣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封疆大吏皆書生不知兵然君臣大義職守所在豈不知之知之則知所以守矣同舟而遇風苟能操檝者未有不思助力也而舟人曰予欲奪吾操舟之食乎卒之任其所爲至於檣折楫傾同歸覆溺旁觀歎息曰是風大莫能爲然操舟者亦同死則心力盡矣嗚呼是果然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余蓋讀陳君所記而重

有感焉今之舟將傾而操舟者與舟中之人猶斷斷爭柄比比然也是豈不知兵之適乎咸豐七年五月南豐吳嘉賓書

陳若炯齋困居危城身遭變亂事後撮舉始末勒爲此編其中論賊情狀不啻然犀照水物無遁形如及早扼要斷其接濟迎頭攔擊過其凶鋒沿途設伏撓其氣勢寬宥脅從散其羽黨云云頗爲切中窾要與余近在武昌條陳事宜一疏多所符合非崎嶇戎馬留心兵事者無繇知也憶余曩隨烏帥剿賊粤西見公且晝督戰指授諸將方略凡所舉動夜必秉燭一一書之歷時既久篇帙繁富余嘗手爲校定諸朋好見之輒歎公臨事綽有餘裕用心縝密爲不可及是時賊初啓釁衆皆倚公爲長城謂邊圉烽燧可旦夕定無何公中礮病歿後來踵事無復有如公者賊遂罕所顧忌猖獗日甚流毒至今益腫決潰爛四出矣暇閱此卷感觸舊懷豈獨使我有

西州之慟哉咸豐癸丑十月望日新甯江忠源書於黃陂行營

壬子夏徵言隨侍先吏部公旋滇道經鄂渚先吏部公病作
卸裝僑寓武昌是時楚南烽燧告警當路籌辦堵禦軍需旁
午迄無暇晷秋八月先吏部公捐館以長沙逆氛頗惡慮洞
庭水程路梗未敢扶櫬南歸乃權厝柩東郊未幾賊解長沙
圍進陷益陽甯鄉岳州進屠蒲圻李水陸數萬衆直撲武昌
大中丞衡陽常公先季父刺史公同籍友也往見陳方略言
賊水陸並進輜重必盡在舟今日急務當先斷其舟路陸路
則有援兵尾之我惟固守城之東南方賊無所逞其敗矣公
曰斷之若何曰長江之險我能獨據上也與賊共之次也若
無兵守棄之與賊非計也公曰江險我何繇據曰跨江紮簰
爲浮橋簡精銳嚴守其上則武昌漢陽二城對峙中通一營

聲援聯絡賊舟自不敢順流直下文昌平湖漢陽等門守陴兵勇藉此亦可少減而於武勝門至大隄口江岸駐兵數百首尾相顧勢成掎角長江之險爲我有矣公沈吟半晌復問其次曰其次惟有文昌門至大隄口沿江列巨礮駐兵千三百人文昌平湖二門三營營三百人漢陽門逼臨江岸百人已足而下餘三百人以之營大隄口凡上下流大小舟悉清查泊岸一隅備臨事用庶乎天塹我與賊可以分據公慮兵力羸弱雙軍門亦陰主兵柄不欲留一戰士在外公遂決意守城內旣見公不能用嘆息而退從此緘口不復談兵事然私心固不意城之遽陷也夫賊長技在於穿地道嘗斯之際胡弗分兵縋城以五百人居左五百人居右相距里許使人

於其閒迅掘外濠掘一隅畢復掘一隅務期沿城次第有濠事竣仍收兵歸城上若然安見賊技不窮金湯不鞏固乎夫何計不出此日皇皇焉困居危城客兵不入主兵不出束手相向養犬為虎卒至一潰不支使數十萬生靈縻爛此極嗚呼伊誰之責哉徵言於城陷後求死不得家人環謂曰汝死則宗祊墜抑何忍使亡親為異鄉餒而之鬼汝其行矣因憤惋泣數行下乃匿小樓居數日聞漢陽門外有鄉民來售食物賊許入出城遂得乘閒渡江避居應城獲免於難茲就見聞確鑿者排次成編附錄賊事備末雖疎漏之譏勢所難免而影響附會之言亦決不闌入鈔胥既畢題曰武昌紀事每一展閱不啻隔世嗚呼覽斯編者如吾萬里孤兒之悲不自

禁其可勝道也哉咸豐癸丑正月人日刼餘散人陳徽言書於鄂邸

武昌紀事卷一

劍川　陳徽言　炯齋撰

咸豐二年壬子五月粤匪僞太平王洪秀全攻陷湖南道州江華等處分遣賊黨遠近散布僞示是月杪武昌城內外所在亦多有之巡撫龔裕大索姦人先後捕獲斬之乃請徵鄰兵奏發帑金三十萬以爲防堵費報可　江夏知縣繡麟會同漢陽知縣常懿麟統查江上划船按船戶名氏取保人編列字號書牌釘於船舷以杜藏姦　清戶口行十家牌法

六月十八日設防堵總局於布政司署　諭紳士募人團練城內外計四十八堡得勇千四百有奇

二十三日新巡撫常大淳蒞任

七月初二日巡撫常大淳周閱城垣委官修築　招集湖南木幫首事團練木牌壯勇二千人

初九日巡撫常大淳往岳州省視疆界岳州隷湖南水陸交衝險要爲北省門戶因奏歸北省防堵請發帑金興築西門外城包岳陽樓於內以在籍內閣中書吳士邁董其事

募洞庭湖漁戶二千餘人以爲漁勇堵截江路

十二日布政使梁星源遣兵駐火藥局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自岳州回　委官解經費銀及軍裝礮械火藥赴岳州

二十日獲姦人許幺　新授江南提督雙福過境巡撫常大

淳以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許之

八月初一日　夜三鼓撫署災

初二日平旦九門移時不啓知府董振鐸以昨撫署火恐有姦人竊發不得啓加辰始傳鑰開城

初三日鹽道王東槐赴岳州經理防堵事宜時提督博勒恭武已先期往

初八至十六等日舉行壬子科鄉試是時聞賊於七月二十七日犯長沙諸路戒嚴九門設兵詰姦司道各官皆出衙夜巡　九門倩人負土皆於月城內堆積數百石　諸傳賊將於中秋日至城中大戶挈家遠徙者甚眾人心惶惶巡撫常大淳諭守門兵凡出城者許攜一隱囊其輜重捆

截而行者概不許出

二十九日委官統帶鄉勇守金口

九月初一日委官統帶鄉勇分赴蒲圻崇陽通城諸要路防堵

初三日河南兵相繼至自是安慶防江營壽春鎮及本省諸路兵皆先後踵至多者千餘少或二三百人於郭外近城高阜及小龜山等處築營壘使守之　築石門長虹橋上鎔鐵包之極堅固後賊至惜無兵守賊因更築長牆翼之道提督向榮擁兵南來賊死力拒守攻累日不入乃繞攻東面不能直沖城下職是故也

十一日委官統帶練勇分駐城外

十九日貯穀豐備倉

二十六日按察使瑞元往蒲圻岳州巡視堵禦要路兼旬乃返

十月二十四日巡撫常大淳偕提督雙福往厳關閱戰船

十一月初五日聞岳州於初三日失守　調城外兵勇及金口兵悉令入城登陴守衛

初六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下令毁城外十丈內民房　布政使梁星源發銀二萬買米又發銀采買油鹽　以貢院爲糧臺

初七日毁城外民房　城門皆閉惟漢陽武勝二門開城外男婦入城者衆漢陽門擠斃數人　城內街巷皆閉肆

按九門鑿新井九眼舊井堙塞者悉重啓之　毀望山門外新橋保安門外舊橋

初八日毀城外民房　九門洞開居民搬運器物磚瓦木石督撫壅於道　二鼓餘聞賊至鸚洲守城兵勇叫呼達旦

巡撫帶大淳與提督雙福相議以城外民房不及盡毀下令先自平湖門外舉火焚之

初九日以土石築九門　城上以長繩繫人出入　城外火光四起煙燄上騰太陽赤色男婦號哭至有投江及沙湖死者　募紳勇得三千餘人紳士分帶登城助守　提督雙福下令每家門外懸鐙備刀械各出一人警夜

初十日城外火如昨　黃鵠磯頭觀音閣志稱劉宋頭陀寺

故址宋明之代迭經兵燹　國初叅政宋某修建鑄金范大士法像高二丈餘巡撫常大淳以閣勢峻嶒倡撥女牆焚之　提督博勒恭武列兵岳州城外賊至望風先潰既奔至省巡撫飛章劾之遂居城外待　命　晡後獲姦人二　黃昏時有二舟自上流來城上望見以為賊至喧呼開礮已而知為敗兵囘船乃已

十一日城外火如昨　總兵常祿王錫綸統滇蜀兵勇二千七百自長沙遙繞賊前來鄂助守皆繩繫入　匪徒搶奪民物捕二人荷校於南樓示衆巡撫常大淳出示云匪徒搶奪地方官捕獲立斬應捕者格殺勿論　城內獲姦人六　陝甘有千餘兵至其未至者尚有二千餘在路　聞

蒲圻於初九日失守賊入城屠殺甚慘　謠傳將拆城內近城民房衆情洶洶勢且激變巡撫常大淳出示云岳州有警省城重地不得不加嚴密以防姦匪溷入城外民房非離江岸不遠卽距城根較近兵法以清野爲先若不早爲毀除非特有礙礮路且廣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毀除未盡致賊藏身潛掘地道前車可鑒是以奏明毀除先未經火燬之先曾經諭令各居民及早遷徙卽被毀之後現在委員清查戸口急爲安撫籌慮不爲不周乃聞有等不識時務之輩妄行訕謗甚至因城外民房燒毀卽謠傳城內近城房屋及漢陽漢口亦將燒毀殊屬荒謬獨不思毀除城外民房係爲清野而設何至無故毀及城內並漢陽

漢口民房掀厥由來係無不法姦徒乘機造此謠言爲煽惑人心之計本部院率同文武籌辦防堵晝夜辛勞深恐吾民猶有未安乃竟有此不近情理之說殊堪痛恨除嚴密飭拏外合行出示曉諭仰闔城紳商士民及諸色人等知悉務各安業靜以待捷愼勿輕信流言致爲姦匪所惑如有妄造謠言搖亂人心者卽非姦匪亦屬樂禍之徒一經查拏定按軍法從事於是浮言寖息民乃安堵　以土石塞七星閘萬年閘　鹽道王東槐至自岳州丁艱解任

十二日城外火如昨　賊舟揚帆徐徐順流下須臾盡泊對岸鸚鵡洲桅檣林立約數千艘外委余朝鳴發礮擊墜其二艘　城內獲姦人五　總兵王錦繡令堞口置滾木礧

石復傳令守垜兵勇毋得諠譁是夜城上寂然　是日漢陽失守

十三日城外火如昨　我兵乘戰艦渡江擊賊至中流轟礮震天抵暮乃還　賊大隊自陸路至踞城東鉢盂山洪山小龜山紫荊山向所築營壘皆爲賊有復圍文昌望山保安中和賓陽忠孝武勝等門　按察使瑞元遣兵分守諸獄　糧道成觀宣出示諭軍民人等舉報姦人審訊得實者重賞容隱者查出從重治罪　易防堵總局曰軍需總局

十四日城外火如昨　賊舟由鸚鵡州沿漢陽江岸放至南岸嘴或一二艘或二三艘皆銜尾徐行我兵於城上礮擊

沈賊舟三　夜對岸沿江賊鐙如火龍　賊聯舟爲二浮橋　比明已成上由鸚鵡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嘴至大隄口　賊於城南數十里外多築長牆死守於內阻我援兵路

十五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拏獲長髮賊一人賞銀二十兩　拏獲短髮賊一人賞銀十兩　告舊勇出城殺賊臨事覘功大小從優定賞　城外屋宇焚毀略盡所餘高牆賊藉以庇身穴牆開銃礮擊我守垛兵勇城上技無可施乃分遣兵勇連日縋城毀之各賞貲有差　夜四鼓餘賊乘霧放毒煙須臾咫尺不辨賊衆來攻城火箭礮矢雨至我兵以水龍沖之見賊皆塗面暨雉羽羣乘梯上

急將木石擊下銃礮繼發聲撼屋瓦賊死傷如積乃負屍遁川勇縋城掩擊大敗之生擒長髮賊二人奪獲長梯四十餘乘質明計賊死者三百餘人我兵傷者二人參將羅兆元陣亡紳士夏維楨中礮死焉

十六日巡撫常大淳賞兵勇各銀一兩共賞銀萬三千餘兩　賊舟往來江上多傍對岸城上苦銃礮不能遠及總兵常祿置八百斤大礮黃鵠山頭遙擊之　日昳賊數十人遊行東門城下練勇縋城疾掩之賊遁生擒一人歸

十七日九門近城隙地掘阬深四尺許上覆巨瓿使瞽者更番臥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聞賊掘地聲　練勇縋城搜長春觀賊賊急閉二門攻之末

克賊艘來援乃奪其擡銃戰鼓還　卓午西南煙燄沸騰

聞張家祥擁兵至與賊鏖戰　總兵常祿傳令民閒備草

人七十二已而勿用　發糶官米每日糶者不得踰二升

十八日江夏知縣繡麟發腰牌分給眾民諭以賊來攻城一

方有急一方保正率之上城助兵勇守禦　城中黃鵠山

蜿蜒如伏蛇故俗呼蛇山自黃鶴樓至東門橫亘數里士

民登其上觀者萬人巡撫常大淳坐衙齋望見行人蝟集

命以諸色大旗分樹山嵴以眩賊目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勿論士庶能毀賊江

上一浮橋者賞銀五千兩　上下流二浮橋全毀者賞銀

萬兩　燒一賊船者賞銀二十兩　川勇縋城擊紫荆山

屯賊奪其器械生擒執黃旗長髮賊二人復以釘釘其大礮引門賊夥自東搖旗來援我軍引還　賊焚東岳廟
夜三鼓賊以長竿舉草人攻武勝門城上礮石齊下賊退
二十日練勇縋城擊文昌門外賊殺賊數百練勇傷者數十人戰歿者二人　賊使一童子乘梯上城我兵獲之年可十四五言笑自若口稱欲入城放火搜其身果有火彈
二十一日城北觀漢樓下賊築礮臺擊斃我把總薛定邦
夜大隄口沿江一帶賊築營壘
二十二日賊自下游擄鹽艘十餘艘至分泊江中鹽艘皆四桅長十餘丈舳艫高聳狀如仰月江船之最大者　賊上流浮橋忽然中開以筏聯之已而賊舟自南至者有數十

艘　向晚賊頻射火箭入城　夜五鼓賊攻觀漢樓我兵禦之礮聲達旦天曙賊退殺傷之者二十餘人城上兵勇傷者四人
二十三日使夫入豐備倉舂粟　食時聞提督向榮兵至東郭鉢盂山白陵隄天舟中賊多疾走奔赴之巡撫常大淳登黃鵠山以西洋遠鏡瞭望見來兵奮勇火毬如星傳諭援兵雲集殺賊獲勝於是軍民少安
二十四日城中缺油鹽兵民購買不得多有淡食者
二十五日知府明善出示諭各油鹽店戶仍前發售定以限制每日每家買鹽不得過二兩買油不得過四兩　賊於城北掘地道練勇縋城擒獲一賊面有火印供稱沿城已

掘九洞惟三洞有水　賊於沙湖樹木樁覆板爲橋直抵
小龜山往來其上如織
二十六日撫標目兵張麟甲自提督向榮大營齎書回城巡
撫常大淳將來書交城上官弁紳耆傳閱始確知向統大
兵於十三日至李家橋與賊轉戰連獲勝仗茲大營已駐
卓刀泉矣先是麟甲偕一目兵奉令偵探而賊於水陸諸
要徑皆置竹釘旣泅水偷渡其人爲竹釘中傷要害旋死
麟甲四肢刺傷比抵大營血汚衣袴見者莫不壯而憫之
向來書言此人卒伽得力可卽超擢以示鼓勵巡撫常大
淳提督雙福各賞銀百兩立授把總予硨磲頂戴　竟日
陰雨一鼓餘雨益甚賊來攻城城上木石礮火迸發賊攻

愈疾忽然雷電交作賊退是日適交小寒序屬殘冬猛聞霹靂人咸駭異　雨勢聯縣守陴者警呼徹夜礮聲不絕

按察使瑞元晝夜周巡城上陰雨無月色時巡察尤勤遇守堞兵勇偶倦假寐輒重責之

二十七日黃鶴山頭轟大礮擊沈對岸賊舟二　諸商閉肆強半市儈居奇之見城中兵民食指浩繁甚至終日持銀竟不能易一錢百物昂貴日用惟艱軍需總局出示諄諭諸店戶照常公平交易於是始稍稍有開張者兵民稱便

設遊勇每門二十人不分晝夜更番巡歷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榮自卓刀泉分兵十隊攻奪洪山賊營進剿小龜山紫荆山賊守備葉承清率兵勇五百縋城

夾擊鮎魚隄橋賊已先斷我兵以大木接續蜂擁而過賊皆短兵矢礮不繼川勇執蜈蚣大赤旗登山頂而舞衆軍繼之賊中礮及落水死者無算城中士民登黃鵠山觀者如堵望見我兵驍悍驅賊赴水如羣鴨鼓噪笑呼懽聲動地　夜三鼓大風奮發江水喧豗賊上下浮橋皆吹散舟沈數十艘溺死賊甚衆

二十九日朔風烈烈微雪竟日　提督向榮與賊戰於東郊奪獲馬匹百銀鞘二火藥鉛彈無算是日殺賊盈千我兵進駐岳王廟　賊大隊未退城不能啓東村富民張氏家有積穀知提督向榮糧運未至軍不宿飽乃盡出以獻事急不暇舂麾下多嚼糠糙　賊復聯舟爲浮橋

十二月初一日軍需總局以缺錢城中質庫七家各捐千貫

張國樑（即張家祥）與賊戰於南湖襲奪其營獲器械無算　夜

五鼓賊扒文昌門提督雙福守城上督兵勇擊退之

初二日提督向榮與張國樑攻賊於東郊自晨至暮勝負未分各引軍還　夜四鼓餘賊掘文昌門地道既達城下牆足有大木樁拼立極堅賊以巨斧伐之登登有聲巡撫常大淳率屬官齊集城上用夫四百人挖內濠引水注滿

初三日遣川勇下文昌門搜掘地道賊無所獲

初四日黎旦黑霧中聞（大）聲震動文昌門城積二十餘丈蓋賊於地道以匿盤火（藥）轟裂也時守城兵勇有入帳就睡者有下城買菜物者（賊）八人揚旗先登見垛口疎落招颭

大呼逆黨繼之復四圍乘梯攻入兵勇紛紛走避城遂陷

巡道王壽同守忠孝門聞文昌門轟裂督練勇書役人等

急往策應與賊戰於鬬馬廠殺賊十數人力盡不屈死壽

同高郵人進士子恩晉懷印從死陣前練勇書役十二人

皆戰歿

江夏知縣繡麟甫回署猝聞警信忿不欲生將印藏弃揮

雙刀上馬率子伯春僕谷祥青縣義勇李成章等共數十

人奔赴武勝門堵禦遇賊奮刀左右刺連殺數賊賊後至

者亂矛刺之乃死伯春等同時陣亡繡麟滿洲廂黃旗人

舉人　典史楊瀚冠帶坐監門賊至被執憤死罵不絕口

瀚大興人

候補知府唐光照自捐貲募勇二百人守忠孝門賊至督
勇力戰而死光照零陵人
前漢陽通判林寅大興人與女夫陸貧孫執挺獘數賊戰
死鐵佛寺
前監利知縣彭鳳池守武勝門賊至持刀力拒殺賊數人
身受重創臥地不起閱三日其僕見之積屍中氣奄奄未
絕舁之回寓鳳池謂家人曰世受　國恩不敢負是晚自
縊室王氏妾張氏子蔭晉同死鳳池龍川人
荆州同知舒綸內府旗人候補同知朱祖培臨桂人周汝
翼長沙人江陵知縣裔昌烈宛平人咸甯知縣黃兆奎如
皋人試用知縣董師雍仁和人楊明善大興人候補布政

司照磨葉慶恩仁和人從九葛璜大興人程愼思婺源人
洪文瀾慈谿人凌茂松石門人當陽典史劉紹光武進人
皆守城上殺賊力盡不屈死

按察使瑞元奔回署命家人自盡幼子延本年十四旁侍
號泣拔刀自殺之乃自刎幕友潘傳鍈同死瑞元滿洲正
黃旗人　司獄張運鈺肅衣冠守獄厲聲駡賊遇害甚慘
運鈺南昌人

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廳事賊入謂曰我等爲官不能保守
土地誠宜殺然吾百姓無辜若愼勿肆屠上干造物怒言
已瞋目視賊一賊挺槍貫其頸舁尸於外事平覓不獲舉
衣冠招魂以葬星源歧山人舉人

廣儲庫大使張壽祺在庫禦賊被戕父母自縊同時糧儲道庫大使鍾秉權亦在庫禦賊被戕一家八口皆自縊壽祺陽湖人秉權南海人

武昌知府明善自縊未絕賊至引頸受刃而亡幕友蕭志蘇陳和庭周鼎同死明善滿洲廂藍旗人　通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闔門自焚死芳上元人

已革知縣施均守火藥局城陷或告之曰盍逃乎均監守弗去謀欲舉火燒賊而賊已至遂戕於局均浙江人

武闕同知周祖衔辦理軍需總局在局駡賊死祖衔商城人進士　總局聽差委員試用從九品鄭愚一家五口自焚愚灤人

鹽知事李萬春巡檢張偉績聽差糧臺賊入各格殺數賊

而死萬春朝邑人偉績鄞人

府學訓導吳長庚挺身駡賊子兆豐兆履婦袁氏胡氏女

二僕婦鄧氏男婦八口皆死長庚漢陽人舉人縣學教諭

曾唯赴泮池死唯漢陽人舉人　訓導阮熙仁自縊於明

倫堂熙仁黃安人舉人

前鹽道王東槐推幼女落井與妻蕭氏自縊

巡撫常大淳時已調任山西留辦軍務城陷殉難子集松

□捕增喜楊文先馬登雲同死其親戚家屬遇害者二十

人大淳衡陽人進士增喜漢軍旗人文先登雲皆江夏人

學政馮培元投井死培元仁和人進士

總兵常祿副將春榮由大都司巷與賊鏖鬬至長街當其鋒者靡不辟易賊死傷接踵一賊婦尤兇悍常祿提刀直劈其面横屍火巷口足長尺許頃之賊來逾衆血淋漓滿戰袍乃自稱力竭刎於馬上春榮連殺執黃旗賊追擊至黃鵠山墮馬陣亡常祿滿洲鑲白旗人春榮漢軍鑲黃旗人

城守參將楊光普守漢陽門自譙門躍出與賊格鬬移時殺賊甚衆負重創戰歿城上光普漢軍鑲藍旗人

遊擊李登魁守武勝門手然大礮擊死賊數十與從九品徐光雲大呼殺賊賊來撲即奮前挺矛直刺一矛貫兩賊矛斷復奪賊刀殺黃巾賊數人紅巾賊十數人光雲亦手

擊佩刀殺賊相繼力戰死登魁大理太和人光雲池州建德人

提督雙福滿洲正白旗人總兵王錦繡馬平人參將錫純漢軍鑲黃旗人福厚漢軍正紅旗人慶祿滿洲旗人守備曲春泰鄧州人馬永祥長安人胡光達穀城人千總王金亮江夏人曾光榮江夏人把總吉祥荊州駐防旗人盧蔭鴻昆明人李文魁江夏人外委余朝鳴江夏人皆殺賊陣亡

士民兵勇殉難者不下十萬餘人忠義震一時茲未能枚舉特表守土官之尤烈者

補錄蒲圻殉難官弁

知縣周和祥四川仁壽縣舉人聞賊入境與縣丞張汝琛典史何耿城守千總胡起太率眾嬰城守賊大至南門發礮擊死賊數十相持半日城陷和祥迎賊詬罵賊怒剖其腹屹立受之既斷頭乃仆時有監生陳修榮者伉爽士也聞和祥死亦相繼罵賊不屈賊併磔之汝琛轉戰敵樓殺數賊忽刀落墜斷遂遇害耿被戕路隅起太巷戰大呼殺賊負創歸家自縊所畜犬守尸不食哀號斃其側闔城士民及吏役等皆死之汝琛上蔡人耿蕭山人起太江夏人

南陽鎮都司王煜河南撫標守備嵩山擺元慶壽春鎮外委張洪恩竹山協外委黃長森共統兵八百守蒲圻賊至

迎敵戰歿

補錄漢陽殉難官弁

知府董振鐸漢軍鑲黃旗人城陷與縣丞趙德忠從九品張世勳把總吳金彪皆殺賊死之

署遊擊李信匹馬橫槊巷戰良久復舍騎徒步跳盪所至披靡殺賊幾百人至魁星樓憊甚身被數十創復奮鬭乃死信晉州人

陝西延綏營參將朱廷瑞守朝宗門賊至督兵力禦其子亦隨父殺賊相繼陣亡廷瑞甘肅人

武昌紀事卷二

劍川 陳徽言 炯齋撰

雜論

賊首洪秀全廣東花縣獅嶺客民或云秀全乃湖廣軍犯未詳其本姓其言洪姓及花縣人者譌也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三日與其黨馮雲山在桂平金田邨韋正家聚眾倡亂先拜會時粵西紳耆疊次聯稟乞究治當事置弗問遂釀禍亂馮雲山亦花縣獅嶺客民英夷亂後居高州香港授讀學轉入夷教久之言欲往粵西傳教夷厚賍之遂以其金廣結莠民故今賊眾晨夕讚美耶穌七日禮拜與西洋天主教無異以此論之外夷之貽禍烈矣哉

楊秀淸不知何許人舉動詭秘雖其左右莫能盡知外似端緒紛亂而實總攬大綱一無所紊尤善撫愛將黨有事傳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賊所倚賴者秀淸一人而已其能謀善戰之蕭朝貴馮雲山皆相繼登鬼籙賊勢近雖強盛而內已龜熖不振

賊中博白人數千皆敎匪也洋夷賄屬華人往彼傳敎比年欽州潿船送夷人至博白彼處男女躬迎甚衆禍機所伏知非一朝聖人所由杜漸防微奇衺必禁也

明季西洋人利瑪竇撰乾坤體義陽瑪諾撰天問略艾儒納龍華民輩亦各有撰述如西學凡四字經諸經解會中規約等書皆廣耶穌敎之說支離荒謬竊釋氏之緒餘有捨死救

生奉天主升天堂云云欲使入教者雖至橫死不悔故賊得從而揚其波藉以挻亂其所造僞書遂言上帝爲天父耶穌爲救世主眞心敬禮之者天父下凡佑之享福死後魂得昇天不受閻羅拘提且斥閻羅爲妖諸凡百神皆爲妖魔遇廟像輒焚毀無識愚民見彼所爲謂天壤間無復有鬼神爰敢肆無忌憚助之爲虐其死心爲彼甘蹈白刃者以此非賊眞能如古名將信義素著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謂陽瑪諾輩所撰之書不過歆動下愚今賊僞書三字經襲其舊說則爲所誘者類皆鄙野村夫可知指目元凶授首餘黨自悉解體散竄驛騷撲滅無難此可預操左券蓋逆黨戾氣所鍾原非權奇英物自不能更爲寇

蕃久稽顯戮矣

案西洋天主教即古所謂祆教其來已久閱微草堂筆記引證極詳特唐宋以來皆未盛行自明萬歷間西士利瑪竇入中國以歷法知名當時遂挾術自衒誘人傳習其教炫赫遂漸蔓延直省黃岡吳德芝有天主教書事閩人張希周有澳門圖說皆深言其害我　朝雍正二年奉
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各省者該督撫飭地方官俱遣至澳門安插所造天主堂改爲義學公所凡誤入教者嚴爲禁諭否則併地方官一律治罪於是積穢汰滌淨盡自辛丑之變其燄復熾閩粵上海甯波皆建立禮拜寺聚衆誦經其書流布民間近時入教者頗衆儻不

早為禁絕恐日久更滋蔓延此患未除彼患復萌籌維國計者殊深杞人之憂特著於此用諗當路

凡為賊擄者類多商賈力田之人勇藝非精銃矢不能命中木無長技可恃驅之鋒鏑之際未始皆心所甘特惑於邪說遂視穽蔆如坦途然此輩可行間使之攜貳亦可招撫使為我用前事已有成效在當其責者之相機而動耳

賊中無讀書練達之人故所見諸筆墨者非怪誕不經即麤鄙俚俗此賊一大缺陷蓋天之所不與也

自偽東王以至卒長（偽官卑者）各有牌刀手若干人其多寡以漸而殺此乃賊左右心腹巡查傳令皆所掌也遇黨類有犯律者牌刀手即可專殺

賊婦亦有偽職與偽官相等開賞出戰紅綃抹額著芒屧頗趫健

賊初軍律極嚴雖首逆戚屬無敢犯者如十人出戰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繼進不敢退退者立斬故其下皆用命出死力抗拒我其後烏合太眾不能復然矣

賊每戰各營正牌二十五人居前當鋒牌尾老幼輩助聲納喊方戰大呼殺者三勢殊兇猛蓋勝敗所由判也過此則易摧折矣

賊酷愛髫齡童子見輒攜之去有慮其身歷行間慣覩戰爭危事後恐滋蔓難圖者竊不以為然幼童多屬善良子弟其為賊擄原非得已且在彼中日惟遊戲徵逐從未嘗練習技

勇講求韜鈐一旦無所依恃必將震駴失措奚暇螳臂當車張其毒燄耶

賊首僭稱僞號者七人其最著者僞西王蕭朝貴負膽力凶悍異常嘗單騎片時殺百數十人如行所無事寇長沙被我兵於南門城樓發巨礮擊死屍埋老龍潭經南撫張公亮基起獲驗明梟剉茲乃其遺孽甫數歲耳又僞翼王石達開僞丞相曾天養僞元帥羅大綱（即羅亞旺）亦頗驍果能戰其餘僞北王韋昌輝僞燕王秦日綱等而下之皆猥鄙無能之輩不足數也

賊專以邪說煽惑人無他幻術惟焚人屍骸取灰製藥用之攻城則毒甚

賊最愚頑可笑者或臨陣或患病與凡一切事皆對天祈禱口中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謀遂意視畢赴湯蹈火在所不顧賊初起變時竊據金田村僭號天德而今賊僞示皆署太平天國字樣呼首逆曰天王自湖南來竝不聞有天德之說傳聞賊中有供奉木偶或疑天德即指木偶而言殊不足信賊教望空禮拜不喜神像見輒毀滅決無復奉木偶之理假使有之想即所敬耶穌或所宜然又疑敬耶穌者多供十字架與木偶不㴱合不知京城宣武門內之天主堂所供耶穌實一美少年余嘗目覩趙雲松檐曝雜記亦載之則此木偶斷爲耶穌無疑謂僞號天德指此直臆談耳大抵賊多詭幻忽僭號忽中止忽滅神像忽奉木偶其故均無足深求也

桂林城根多堅石賊攻文昌門時掘之累旬不能入隨郎颺去後在耒陽招得窰煤人甚衆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爲長技其法於數里外開一巨洞以大木上釘橫板旋進旋以木承之故無壓墜之患其木兩旁可容人出入所窰之土即於此擔出既達城足堆滿火藥或以罋盛之而皆藏引線竹筒中預刻其時爲引線之長短隨遲隨疾皆可豫定位置既畢乃靜俟轟裂乘勢攻入破之無他但沿城有濠深廣賊技自窮然城垣即被轟陷而內果有精兵宿將抵死守禦僅此缺口賊衆亦難一時闖入有闖入者亦屬自投網羅正可儘力截殺蓋賊由外入內其勢逆我兵由上擊下其勢順難易攸分勝算在我矣城上又必多備人夫及沙袋土石等物一遇

危急取攜如意平日區畫周密臨事自無他虞其要尤在守陴之士膽壯氣定無倉皇失措之狀則任大變當前制之裕如矣

賊瀕行時留牌刀手數百人於城內使縱火燒燔是夜適我兵攻入賊始鼠竄而潮勇又肆行焚掠長街賈肆火於賊者半火於潮勇者半豺狼毒蠆兵燹旋遭天之降禍亂於楚可謂烈矣然向使大兵遲一二日始克復則賊將逞其虐燄武昌十萬戶恐化焦土矣

賊善偵探善設伏善結營善致死於我善據險要地勢善詐爲我軍狀善爲奇正抄合之術其所短在器械不精備弗善用銃礮馬匹瘠瘠臨陣多顛蹶又烏合太衆軍糧一時難繼

竄於長沙恐餓遁逃深犯兵家軍資既竭欲掠無所大忌竊揆情勢務宜及早扼要斷其接濟迎頭攔擊遏其凶鋒沿途設伏撓其銳氣寬宥脅從散其羽黨挫長攻短因敵制勝是在當事

古今軍中利器與時殊宜近惟火礮最擅制勝我朝開國及平定西域征兩金川前後大小戰功皆賴其猛烈之力　欽定皇朝禮器圖式詳載諸礮名式如天聰五年造紅夷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其後復造神威大將軍神威無敵大將軍武成永固大將軍皆是此次賊寇武昌城上置大礮自七八百斤至千斤者轟擊皆不能踰江約計礮子所及僅三五里而止令人憤懣僉咎鑄法不精弗如登州之

礮可擊四十里東粵之礮可穿土尋丈為能得力竊謂此乃火藥未盡善礮不任過也武備志詳載造火藥法以研極細置于心然之不熱手為佳近又見勞司馬光泰所著礮藥說亦極明白精當爰節錄之以備采擇其說云煉硝煎至二三次白糖以去盡其泥蘿蔔以去盡其鹽雪水以去盡其礬然後取面上之牙入用其底清水漂之盡如雪體而止其次煉磺茶油煎之以去其面牛油煎之以去其底尤重選炭洋人用藤炭俄羅斯用布花炭中國無藤麻秆代之布花則紜線絨把煆以良工自能成炭又參用葫蘆殼炭摩犀公角炭大梅片麵製法柳炭照常麻秆去頭尾火候宜細煆葫蘆殼亦同摩犀公角打碎以鐵鍋煆之使燒透煙盡而止再以芭蕉

樹取汁多煎之次日澄清去其水加大梅片共入鍋內鍋外用滾水泡之使鎔化成糊收存待用每藥一百斤用淨硝七十六斤淨磺十一斤麻楷炭四斤柳炭四斤布花炭四斤葫蘆殼炭半斤公犀角二兩梅片二兩煅煉成糊入汾酒二十斤合舂爲藥舂力愈多愈好研煉有光然後羅篩成細粒以少許置掌中火試之不燒手此爲上藥先時須較準各礮食藥分量一一記明某礮食藥若干用紅布袋盛之配合藥鉛大小裝入再用引門鐵錐探入刺破布袋然後下烘藥點放乃可得用至放礮之法遲速疾徐更宜講求凡大礮裝藥甚難不可輕放必待賊將近可以一放成功否則賊未至礮先鳴後無以續即擡礮鳥銃亦然五放則礮身通紅不能入藥

故點放不可不愼惟子母鐵礮自朝至暮可連環接放最爲得用苟能多製此礮配用此藥何賊不可克何敵不可攻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礮此藥卽利器之謂

賊圍撲城時閒當路請乩問休咎乩運動如飛判云可喜可賀這億萬生靈得保厄脫你看那江漢民人何不搖舟過只落得屍骨滿沙坡血紅一片漲江波大刼數今已無多這省垣城郭難破只爲受人託使我重添三分過逆天意遲一紀纔得纔精界時方幸可保無虞後十餘日城卒陷又吾友葉君慶恩以布政司照磨需次獨中後以迴避鄰省意欲來楚請乩判示乩書云這世人遭網羅只爲姦黠心大苛陰招造物怒勞勞空蹉跎我今來此爲君歌勸君牢把中流柁脫一

失手將奈何漫言此去防巫峽風波之外有風波怕只怕有人吹裂江城笛惹得梅花到處多骸骨成山血成河嗚呼只爲姦黠心大苛葉不甚解心殊鞅鞅舟過三峽遂有覆溺之患幸旁舟救起之衣物盡失及來楚朞年又與斯難風波之外有風波之言驗矣此與前乩仙所判同一神妙莫測蓋一則時事太迫則反言其害一則遠見幾先則微露其倪觀此殊歎禍患之來不可謂非人事之有以感召也自來一切水旱蟲疫之災莫不由人心不古奢淫姦險所致語云妖由人興良非誣罔武昌自戊申後迭經水火迨無甯歲一昨更遭刀兵之厄民不聊生道路怨咨殊怪彼蒼不仁獨不思桂林長沙頻年豐稔人物咸若近亦被賊蹂躪而孤立崇墉困之

數旬終不罷破城之慘以視武昌之旣遭賊害復被客兵焚掠者大相徑庭此可見人事之不齊豈天心私有愛憎也我
朝
列聖相承勤求民瘼舉前代種種粃政一掃空之如天之德浹洽至深方今
聖明在上恫瘝彌廑求諸往古一代帝王如
皇朝之先後同揆者誠無倫比凡在率土宜如何濯磨自新以仰副醲醺雅化其有自底不類上干天譴致煩
宵旰之憂者撫衷內省當亦面熱痛自懺悔矣乩仙之事本涉神怪儒者所弗道茲於變亂之餘姑錄之以廣大眾聲聞覩者以是爲訓世箴銘而天良發而迷途返夫奚不可

附錄

初四日　城陷殺聲喧鬨城中鼎沸已而賊大隊入漢陽門傳令云官兵不留百姓勿傷　賊入獄釋諸罪囚出而報復雪讐兇暴彌甚　夜三鼓賊執械明火巡街　鬼聲四起或至打居人門戶自是夜靜往往皆然聞者心悸

初五日　殺人盈街　太陽慘黯無色　澨三五爲羣入人家搜括財物加刃於頸逼索金寶如是者累日　夜新街失火賊驚起往救尋撲滅賊因有戒心下令云儻更有失火延燒者四鄰皆斬於是人各惴惴惟恐祝融與孼也

初六日　賊入城日衆皆居長街列肆及人家大廈　賊收羅軍器　使人舁火藥局硝磺入船　僞東王楊秀清傳

令止殺　脅城中人相從謂之拜上蓋入彼教必以拜上帝爲重也分設寫名數館從之者皆至館報明名氏年籍登簿記注既寫名則羣居一所初以十人爲一館旋以二十五人爲一館皆設頭目領之　荊門知州金雲門休儻人以寒素起家潔身愛民荊楚之人甚德之是時奉檄在外家留城中宦邸城破室汪氏二女皆自縊弟人銘守戶三日不食賊至排闥大呼殺妖人銘憑樓闌從容云我兄爲清白吏何妖之云賊怒登樓既見三尸始相視歎息已欲脅人銘降人銘據胡床仰視大言曰死耳降則不能也意態自若賊目壯之去復　力吏拜上乃曰無論大節萬無可踰且我一降對此三尸何賊目知其心不可回遂

弗强賊以巾蒙首不戴小帽衣無領無馬蹏褎使民間效其服飾故帽領等物亦皆棄置弗敢御惟人銘一無更易自始至終抗義不撓可謂難矣徽言嘗書其事彙入文集中而識其崖略於此　賊接城中米鹽日分給各館使人毀窗槅及木具爲薪　賊設僞聖庫於長街汪姓紬店凡珍貴之物咸納焉　賊於城之東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許築長牆固守於內而城上不多設備僅十數賊居敵樓又於黃鵠山嵴起望樓高數丈我兵來攻兩陣相接賊於望樓中窺見郎以炙飛報乃斂衆憑城而守餘日未嘗登陴也

初七日　提督向榮與張國樑兩路兵大舉剿賊守僞薩國

亮獨先爭上小龜山衆奮勇繼之敗賊於東郊日暮引還國亮陣亡自是間一二日輒進攻聞賊每不利未知其詳不能縷述後凡我兵大勝得確耗則書之　僞東王傳令使民間收拾積屍潔淨街衢違者斬於是多舁至漢陽門外投之江　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賊皆拋擲城下積柴焚燬穢氣薰天

初八日大雪　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賊以紅帕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擄括覘長髮賊彌兇而狡雖窮巷甕牖之家亦莫不褻空餅罄寸物無遺時因目之爲本地王爺蓋民畏長髮賊呼曰王爺故於若輩云然　賊婦入城皆大腳高髻力能任重可勝一二百斤服飾都麗雅弗稱體　賊造

浮橋自對岸晴川閣至漢陽門江岸以巨纜橫縛大木上
覆板障人馬來往履如坦途
初九日　賊令民間掃霽　賊首偽太平王洪秀全入城偽
王偽官等從之者甚衆　偽太平王居撫署以黃紙糊大
門首硃書天朝門大堂書天朝殿　偽東王居藩署偽西
王居督署偽北王居臬署偽翼王居學政署亦以黃紙糊
大門首硃書某王府大堂書某王殿　偽南王馮雲山賊
中今無其人蓋先敗死全州　賊竄出全州同知江忠源
獨帶楚勇扼之於蓑衣渡攔截鏖戰三晝夜無少休復伐
大木於下游築壩塞河賊大窘夜恐棄舟遁是役也陣斬
雲山竝偽國宗韋正足聞亦擊斷賊死者二千餘所遺輜

亟皆爲我有惜河東無營斷賊右臂

初十日　冰雪交融檐溜聲滴瀝竟日泥淖滿街賊見人著油鞾皮履者輒强取之　漢陽門外有鄉民來肩挑貿易皆雞豚魚鰕餅餌之屬賊許人出城買物自是亡者甚衆後賊覺之始命守門賊盤查嚴密然脫逃者如故不聞見獲亦卄殞命　賊僞設僞進貢公所使民間進貢凡金銀錢米雞鴨茶葉皆可充貢且云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蓄進貢與拜上異拜上則爲兵進貢者依然爲民也於是人爭趨之時城中錢米富有者無幾皆捧盤米上壓百錢或千錢惟典商及素封之家有貢黃金多至數百兩貢銀鋌累置案上前後使四人舁之者然亦寥寥可得而僂指也初

賊謂埋藏金銀掘出闔門斬首膽怯者遂束手無策任其取攜及是鬨進貢仍得爲民皆不惜傾囷倒廩出之至僞公所次第擠入數長髮賊各以其囊收訖予一紙上鈐僞印大書進貢二字其貢金銀者給僞執照署楊秀清蕭朝貴二逆左輔右弼僞銜號

賊使婦女歸館以數姓併居一家亦以二十五人爲率

十一日　淩晨賊往鬨馬廠講道理賊本邪教講道理者如禪家說法之類先期建高臺有戴紅邊大帽賊年四十許面瘦削繫玻瓈眼鏡手持白鬃儼然踞上座旁一童子執刀侍賊揮鬃招人近臺下若相親狀所言荒渺無稽皆煽惑愚民之語有壯者排眾直前抗論折之賊怒甚以五馬

縛其首與四肢鞭馬四馳卒不能死乃刃殺之其人瀕死笑曰吾得死所吾可見祖宗地下矣惜當時不傳其名氏

十二日　賊至貢院點名使人鳴鑼傳呼於街曰凡城中人及進貢者皆往聽點遲悞者斬於是人麇至滿堂滿院語聲喧雜數長髮賊據案拈筆招呼唱名勢紛紛不服給已而人逾衆一虬鬚賊起視晷影已西入意欲歸其事者議不合至相訶厲推案而起遂罷點　是日賊入黃州

十三日　賊使城中人分駐城外又有過漢陽城者不分老幼卒以四五十人爲一營使二長髮賊爲正副營長領之自是賊接人出城殆無虛日百姓得居城中者十無二三矣

十四日　賊傳令駐城外已入營者概行短裝挂號布長衣皆裁半雖紫貂海龍外套亦一剪斷之　賊分十軍曰前一前二後一後二左一左二右一中軍中一中二其號布鍬木印刷截黃布方長可半尺餘前曰太平某軍後曰聖兵　賊始謂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至是皆挂兵字號布乃知前言詐也　賊嘗僞正副長稽人數淸單簡一能書寫者掌書記少壯有力者二十五人爲正牌老幼爲牌尾有疾者爲能人送入能人館有醫爲診治賊忌病字故有疾人謂爲能人然不解其命義何居

十五日　賊率脅從之人往蔡店擄米穀財物途次賊潛逃七十餘人倩人薙髮酬錢一貫脅從人逃者尤衆

十六日　賊傳令城外已入營者各執器械

十七日　大風斷賊江中浮橋

十八日　我兵乘風縱火焚賊寮篷敗之中和門外殺賊甚衆奪踞其營獲器械無算

十九日　賊復縛木爲浮橋更多繫大鐵錨重三四千斤者拋江中視前益穩固雖大風浪不能動　賊令城中婦女更遷往火巷歸館遲延者鞭箠促之時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婦女雖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負擔抱兒挈女絡繹衢巷至則有賊婦領之服飾華美有釵釧者輒爲賊婦所奪每館賊日發油一盃人各發穀三合其居僻巷先與四鄰聯數十人爲一館者得不遷　賊於城外長牆多建更棚

夜間使人更番擊鼓時有僞官巡查

二十日　賊至青山沿江郵舍擄人歸鄉民懼賊裹脅來售食物者漸稀

二十一日　賊有闖入女館欲行姦者婦女號呼不從賊目聞之駢戮數賊懸首漢陽門外

二十二日　僻巷人家尚有藏匿未出者賊搜出抉臂數十即於城中歸館其老耄聾瞽殘疾者分別設老疾館處之

二十三日　賊傳令凡衣服美者皆須有聖庫印方許服襲城內外僞官十數人分途鈐印紛紛竟日遇狐貉輕裘僞官輒攫去曰若何堪服此　賊日使脅從人擔城中各倉穀米入船力弱不能勝者沿途少休輒遭鞭斥人不堪其

辱或復投水死　豐備倉穀最多賊一時不能空之竄後猶餘數百石

二十四日　天氣嚴寒附郭諸湖氷凍堅厚上可行人　潮勇二百餘人降賊潮勇及廣西捷勇俱極跋扈沿途肆擾搶奪財物褫人衣履淫婦女強占邨舍瀕行則焚毀天寒所居左右林木盡伐爲害與賊相埒古云旅舍無煙巢禽無樹不幸於今見之提督向榮駐營卓刀泉嘗於姚氏祠堂誘誅百餘其儕遂有降賊者

二十五日　賊私造僞時憲書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節序淩亂以是日爲歲除　首逆僭稱選妃使民間女子往閱馬廠聽講至則選十餘齡有殊色者六十人卽偪令

入撫署從此沈溺狂瀾遂與父母永訣矣　賊偽官等進貢首逆賊婦進貢偽妃皆鋪黃紙案上羅列巨盤所盛蔬肴餅果務期豐滿使二八昇之鼓吹前導備諸醜態　每營賊給豬一頭錢數貫爲度歲之需亦間有給牛羊者
二十六日　偽官詣首逆慶賀賊婦詣偽妃慶賀皆著梨園衣甲是處金鼓鞺鞳楚會儼然一大劇場
城內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紙厚寸許
二十七日　我兵進攻大獲勝仗殲賊千餘斬偽官八殺傷者尤衆賊於是震恐遂有竄志　布政司廣儲庫銀七十餘萬糧儲道庫銀十餘萬合鹽道府縣庫銀總計之約銀百萬賊悉舁之登舟

二十八日　賊舁銅鐵礮入舟

二十九日　賊傳令各營備一月糧鋤鍬四具

三十日　夜四鼓賊於府監後空屋舉火隣舍婦女睡夢中驚覺披衣曳履逃出四鼠包裹繡鞵簪珥之屬狼戾道上天將曙暴雨沛然火乃熄

三年癸丑正月朔提督向榮總兵和春秦定三都司張國樑共督兵進攻大敗賊於東郊　賊治裝登舟賊婦亦紛紛捆載出城　驅火巷女館婦女概行登舟入眾舟舟不能悉載有坐江干凍餒徹夜者有登舟奮身躑入江濤者有死力挽賊婦共入水死者

初二日　賊婦入僻巷各女館擄括財物　僞王僞官等詣

首逆辭行退至偽東王府會齊以次出城須臾首逆僭乘
黃襢轎啓行其後有肩輿百餘乘　城外各營賊皆由浮
橋過漢口惟東門外有賊千餘抗拒我兵薄暮始倉皇渡
江半渡賊即傳令焚浮橋
夜城中焚廬火環起赤光燭天明如白晝照見江中賊舟
往來纖悉畢見我兵由忠孝門中和門兩路攻入城中賊
奔竄蹦蹤掩擊中礮落水死者無算侵早賊舟皆於對岸
下逸提督向榮率兵追剿留副將瞿騰龍守城武昌克復

陳炯齋遺詩

癸丑聞河決

正憂羣盜中原擾又歎橫流巨壑奔大地蒼生淪水火幾人赤手正乾坤賈生太息空籌策陶令歸來早閉門萬里長安雲漠漠愁來北望獨聲吞

曉過鄱湖

江天寥廓曉濛濛極目烟波一望同去鳥背飛彭蠡月輕颿斜趁鯉魚風平湖潦盡多廻岸客路秋高正落楓觸忤長途遊子淚十年九度感飄蓬

次韻奉酬張南山先生見贈

豈有才驚衆窮愁且著書客留滄海久身比舊山臞青眼來

耆宿高歌起懦夫感深飲醇意盛會集朋徒

章門送林雪舫茂才若海之楚

我到南昌郡逢君向鄂州言尋九疑麓去上一孤舟野甸迷芳草空江急亂流片帆行漸杳落鴈數聲秋

送和文炳熙磨歸里省親

寥落天涯十二春翩然得意省慈親石尤風莫秋來起江上才歸萬里人

立秋日京口曉渡

琵琶西風送晝橈波閃兩點認金焦江山悅目詩情活歲月驚心客路遙殘夜霞蒸京口樹高秋月冷海門潮耳邊喜有荷鐘聽直到揚州廿四橋

南昌章江門城樓癸丑夏秋江忠烈公駐節所也乙卯春自潯陽軍中奉檄來茲得重登焉感懷疇昔泫然成詩

昔年仗劍豫章遊滿眼旌旗壓怒流大將偶來成砥柱孤城危處見神謀我今獨抱西州痛公在應無南顧憂章水匡山難久眺漫天風雨黯層樓

癸丑章門病中感懷

旌旗不捲亂雲收獨倚危樓望九州紅葉題殘征士淚西風吹動杞人憂斬蛟誰繼澹臺後射虎公真李廣儔滿目河山經百戰及身功業定千秋

炯齋所著湖海詩集經刼火後散逸無存茲特鄗平時

所記憶者略述數首附於卷末俾憐才之士見豹一班足知全體云昌言記

小傳

南海李長榮長譔

陳君名椒言字烱齋雲南劍川人諸生由國子監典簿軍功保舉通判咸豐丁巳十月禦冦江西東鄉力戰陣歿事　聞詔以道員例賜邺入祀昭忠祠昔年君自滇來粵不遠數千里問詩於張南山師黃香石先生兩公俱賞其五言有極沈頓者極清空者極幽秀者一日師招余與君賞菊聽松廬師論及滇詩謂百年來無出烱齋之右者君身長玉立瘦似梅花清如霜鶴僅一把蓋遽爾分襟在粵箸有南越遊記在楚箸有武昌紀事書俱可傳君殉難後夫人宋氏在浙聞耗仰藥自盡身後無子是可哀已箸有湖海詩存